

# 龙旗下的臣民

——近代中国礼俗与社会

[英] 吉伯特·威尔士 著  
亨利·诺曼

刘一君 邓海平 译

●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英]威尔士,

(英)诺曼著;刘一君,邓海平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5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ISBN7-80145-265-8

I. 龙… II. ①威…②诺…③刘…④邓… III. ①传统文化-研究-中国-近代②风俗习惯-历史-中国-近代 IV. 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09286号

## 龙旗下的臣民

[英]吉伯特·威尔士 亨利·诺曼 著

刘一君 邓海平 译

责任编辑 徐晓

\*

光明日报出版社发行

(100050 北京永安路106号 电话:63184197)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2000年6月第1版 2000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67千字 印数:1-10000册

书号:ISBN7-80145-265-8/C.9

定价:22.00元

# 目 录

## 上篇：中国的礼俗

前言	1
导言	7
1. 仪表和姿态	9
2. 在大街上	15
3. 名片	25
4. 拜会地方官员	27
5. 拜会乡绅	41
6. 拜访办喜事的人家	45
7. 探望病人	47
8. 拜访办丧事的人家	51
9. 外国女士在乡村	53
10. 对不同年龄人的态度	57
11. 对待老师的态度	61
12. 对仆人的态度	65
13. 参加宴会	71
14. 参加婚筵	81
15. 庆祝生日	91
16. 如何买地、租房、建教堂	95
17. 通过抵押转让土地财产	103

18. 如何处置无主土地·····	107
19. 如何赏钱、捐赠·····	109
20. 窃案·····	115
21. 火灾·····	121
22. 民族服装的穿着·····	125
23. 吉日与忌日·····	131
24. 丧葬礼俗·····	147

## 下篇：近代中国社会

前言·····	179
1. 上海与香港：帝国前哨·····	181
2. 澳门：葡萄牙人的居住地·····	213
3. 北京与它的子民·····	223
4. 登临长城·····	243
5. 中国的酷吏·····	251
6. 罗伯特·赫德与帝国海关·····	265
7. 总理大臣李鸿章·····	279
8. 列强夹缝中的中国·····	295
9. 晚清的中国人·····	311
结语：预卜东方·····	329

## 前言

不时听说在中国的“外国人”（这种对所有非中国人的通称并不含有任何冒犯的意味在里边，仅仅只是想把美国人和其他不能算是“欧洲人”或“西方人”的异族人全都包括在内），对中国人的语言、文学和思想评价甚低，认为它们统统不值一提，还对中国人采取了一种傲慢的偏狭态度，既不尊重他们极珍爱的一些理念，也全不把他们的社会习俗当一回事——这种态度在中国已经产生了十分可悲的后果。事实上，在一个对自己的传统礼仪和高度的文明成就感到如此骄傲和满足的国度，这种态度必然会产生如此后果。然而“外国人”在有意漠视中国人的想法和行为方式的同时，却又不花点力气

去展现他们自己方式的优越性,结果就是双方都“武装中立”,互相戒备;在漫长的国际关系史中,双方的误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加深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说服中国人,引导他们正确地理解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理想,但这一伟大任务的实现却由于对中国人的审美标准等的漠视所致的后果而被无限期地延迟了;长久以来,这种漠视已成为在中国的欧美人的特点之一了。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能以不久前收到的一份《泰晤士周报》上的如下引文体现出来,报上记载一位在欧洲享有盛名的中国绅士的一段话,他说:“我一直居住在巴黎。连你们最优秀的同胞也把我当成是与他们平等的人。但在这里(即上海),却因为我碰巧是一名中国人,而被拒之于俱乐部、公园的门外,如果我冒然闯进去的话,就会被施以处罚,极可耻地被赶出来。我们的大商人和银行家是不能直接与你们的公司首脑进行谈判的。他们像那些苦力一样,被迫在买办的办事处里等候……所有的一切都叫人无法忍受,这远比其他任何东西更伤害人,使你们和中国人变得疏远。想要挽救的话,就需要彻底地改变……但习惯已经养成,损害已经产生。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你们一直被我们同胞看成是敌人的原因。”这种对外国人的看法不仅仅只限于商业圈中,引用一段童开森先生在《中国实录》(*The Chinese Recorder*)一书中的一篇文章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写道:“恐怕最令(本国)牧师们难堪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事情就是在于他们与外国同事们的关系问题,后者在很多情况下把自己当成是主人和老板,把他们的助手当成是奴仆和下贱的人,而不是同事。这种风气在条约口岸尤甚。在那儿外国传教士由于与那些世俗的外国人接触的缘故,也变得充满了种族优越感,他们把中国人看成是低劣的种族,与中国人达成社会平等只会让他们丧失尊严与威

望。”

我此刻的目的不是要讨论这些批评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我想要说的是，正是由于对中国人的礼节形成的无知，导致了对它们的践踏，对它们的践踏导致了最强烈的抗议，这就是罪恶的根源。“外国人”在指定场合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对，但又怕“出洋相”，于是就什么都不做，以为这样一来就能避免丢面子，但实际上，他这样会更糟。因为，众所周知，即使是“野蛮人”也会有一些最基本的社会观念，所以当“外国人”流露出对于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的无知，而又怕难为情不愿使用本国的礼节方式的时候，就有可能被他的中国熟人们当成是一个完全没有开化的人，一点都不像是具有道德观念和绅士风度的文明人。不过相比中国人而言，外国人表现的像头驴子也不见得就完全错了。因为一位古代先知，在预测满族入侵并将自己的民族服装强加在汉族人身上时，就把这个国家的未来征服者们描述成像马一样的人；他们的官服的袖口样式奇特，就像是马蹄（事实上它们的真实名称就是“马蹄袖”），官帽上的顶戴花翎本身就由马鬃制成，代表了马鬃，而他们的辫子则像是马尾，从满族人的烟管中喷出的烟雾则象征了这头怪兽的剧烈呼吸。

本书是应中国中部教堂传教士会议之邀，为指导那些新近到达中国的传教士们而写的。我深信，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行为方式，能够防止许多存在于传教士们和中国人之间误解的产生。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只要对本书的主题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它们涉及的问题比原来设想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在此，不仅要处理那些与传教活动直接相关的问题，还必须处理那些与居住在中国内陆与港口城市的居民的普遍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这些外国居民因各种方式而与中国的达官贵人和

普通大众发生交往。

由于本书主题涉及的范围如此广泛,因此,要在这样的一本小书中对这些问题一一作详尽的描述,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作者在此将仅限于描述中国礼仪与社会习惯的某些方面。因为在作者看来,对这些方面有些了解,将对同中国人建立和谐关系至关重要。

不同地方的社会习惯可能不尽相同,而外国居民,如果他正在学习中文,他就可以向他的老师讨教他所在地区的习惯。但是,当外国居民无法获得这种帮助时,本书以下章节中谈到的礼仪方法一般是适用的。读者一定不要把本书的书名误当作对中国社会制度的严厉谴责,而其中的“隐秘”一词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阴暗”之意。“异端的中国人是非常古怪的”,这样的一般化结论,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本书无意嘲笑或贬低中国人民那历史悠久的社会制度(在许多方面,这些制度是令人钦慕的),相反,我的目的是要让人们更加关注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习惯,让人们对其社会观念采取一种比当下各地的流行观念更具有同情心的态度,更加理解它们,并认可它们。

本书的观点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从“外国人”的角度。书中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人是怎样看待我们这些自称拥有与他们同等的文明(如果不是更优越的话)的外国人的呢?”这对于那些与中国人和解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或许已经对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自己的习惯非常满足了,但我们的态度与我们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是否与一个文明的民族相称呢?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如果我们所做到的或者没有做到的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野蛮的,那么我们就根本别指望我们能够取得他们的好感或平等地对待,至少,我们也无法诱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标准。这不仅是那



些基督教传教士们应当重视的问题，而且是那些外交家与商业代表们都应当注意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具有局部意义，更具有国际意义。

吉伯特·威尔士

上海



## 导言

中国人对礼貌的衡量标准在基本方面异于西方，那些需要与中国的官吏和老百姓打交道的人尤其需要了解这些。外国人途经一些当地习俗不为人知的地方时，可以按照在西方被普遍接受的礼节程序来对付，说不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看起来完全未开化，一定要不卑不亢。中国古代经典“四书”中有一部《中庸》，是专门讲述这个专题的，特别强调了作为一名学者与那些社会地位比他高或低的人之间要处理好关系的重要性。

因此，欧美的侨民，至少那些与中国人经常接触的欧美侨民，不能把中国人认为是生死攸关的礼仪之事当作无足轻重的问题

来处理。我们国家的代表们，即使他们只是某个边远小城领事馆里的低级人员，在被忽视或受到无礼对待的时候，我们的民族自尊心都会受到伤害。而常常在一些内陆城市里，传教士们是西方惟一的代表，对他们的漫不经心或忽视都会阻碍基督教的事业，通晓中文的重要性都已经被认识到了；同样的，对中国的礼节的充分了解也是极其重要的。每个学过中文的人都知道按英文的习惯用法来讲中文是荒谬的，那么跟中国人说话却对他们国家的礼仪一无所知不也是很荒谬的吗？

每个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得搞清楚起码的一些规矩，以免行为不得体。对传教士来说，这更是一项宗教责任。

碰到疑难问题就要请教中国“老师”，许多细节性的问题就应该交给他们去做。打开一封信的方式不对都有可能大大地冒犯别人，而写信的艺术则需要用一本书来阐明。这样的论题就需要“老师”们来教比较合适，这里就不要讨论了。

# 1

## 仪表和姿态

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人不要以为经常碰到衣衫不整和没有洗澡的中国人，自己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放松对个人卫生和梳妆打扮的严格要求，不按照在自己国内的礼仪标准来进行。尽管不修边幅，仍认为自己远比大多数当地的熟人要强一些，他这样想绝对是错误的，他很快就会发现，中国人其实对卫生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尽管他们自己不是常能做到这样。据记载一位唐王曾在他的浴缸上刻下了如下格言：“一日新，日日新。”这位唐王的哲学还没有被人忘记。

在中国一处由外国人居住的大院里，住户们被他们各自的仆人分为“一天洗一次澡的人”、“一周洗一次澡的人”和“一年洗一次

澡的人”；这样还能以为他们对个人卫生和合适服装的严格要求不会逊于中国人吗？外国人因此应当尽量避免偶尔出现的没衣领、没梳妆、没刷牙、没剪指甲的情况，一旦出现，他们的尊严和影响就大打折扣。

外国人仪表的许多特点使他们在中国人眼里名声不好，更不用多想他们那中国式的特有装束了。考虑到中国人的偏见，也有一些特点能不费太大力气就可以改变。已经有一些传教士穿上了当地的服装，但尽管他们愿意脱下自己的民族服装，甚至愿意蓄起头发扎辫子，他们也不愿意剃掉唇上的胡子，哪怕这仅仅是一件与他们年轻的外表不相称的装饰品。而在中国，很少有人会在40岁之前将唇上的胡子蓄起来，实际上人们通常在50岁以上才开始蓄胡子（那些江湖郎中们除外，他们要靠这些胡子使病人确信他们看上去年龄更大一些，相应的经验也会更多一些）。不仅如此，只要一个人的父亲还活着，脸上留胡子是不允许的。颊上的胡须则要到50岁才允许留，近来更流行再推迟10年才让留的规矩。最让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是，外国人将脸颊上的胡子蓄起来而下巴上却很光溜，这让他们想到了妇女耳边卷曲垂下的发辮的样子。按照英国木匠的方式仅剃掉唇上的胡子则更是让人忍俊不禁的怪事了。

坐和站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中国人在这些方面尤为特殊。把手肘歪斜在桌子上，懒洋洋地倚着，两腿向两边分开很远地叉着，跷二郎腿，这都是要避免的。无论坐或站，脚都要牢牢地钉在地上，坐的时候男人的双膝要分开，而女性的则要并拢。

站的时候，正确的姿势就是保持“立正”！双臂笔直地贴在身侧；双腿或多或少保持刚硬，不能显得松松垮垮、软弱无力。

走进一间有许多人的屋子的时候，不必向每一个人分别鞠躬致敬，只要向右边和左边各鞠一躬就行了。如果房间里恰好有一位关系不一般的朋友，他就应当上前几步迎接到访者，后者也要向前走两步，举起手来互相打招呼。

主人左手的座位是尊座，但到访者要注意千万不要很大咧咧地就入座了，特别是有其他客人在场的时候，必须要客套一番，表示适当的反对和极不愿意接受这个与自己不相配的殊荣，然后才能入座。

回答问题的时候，答案要和问题的句型是一样的。比如说，当问“你吃饭了没有”，就不能简单地回答“吃了”或“没吃”，正确的回答方式应该是“我已经吃过饭了”或“还没有吃饭”，其他的情况也是同理回答。

中国人有时会直率地问客人们一些在我们看来是很尴尬甚至很不礼貌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愉快地给予一个礼貌的回答，但并不需要提供很精确的详情。举例来说，如果你被问道：“您这是去哪儿啊？”就可以回答：“我在这里。”如果被问及收入，而你又不准备提供精确的数字的话，你就可以说，“并不是太多”，或者“足够应付生活所需”，或者给以其他同样含糊不清的答案。如果被问及年龄，你就可以用“20岁以上”，或“30岁以上”，或其他的数字来搪塞。一位年龄不明的女士在40年前到达中国，当别人友好地询问其“贵庚”的时候，就说，她已经30多岁了，结果直到她28年后离开中国时，她仍然用最和蔼的态度回答同样的问题：“我已经30多岁了。”

至于头上戴的，外国人在拜访中国朋友时通常允许戴帽子。之所以提到这个物件是出于体面着装的考虑。中国人将帽子的种类划分成“礼帽”和“便帽”，因此戴着一顶“猎鹿帽”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很礼貌的装束。天冷时在室内可以戴一种

很常见的缎质圆帽，但可不能以这个打扮出现在地方官面前，这时也不能戴工匠和乡农们戴的那种更常见的毡帽。室内也不能戴颜色很花哨的帽子，礼帽在各种场合都通用，不论是室内室外；虽然在中国人头上戴毡帽被认为是有失身份的，但一位外国人要是戴一顶同样材质的圆顶高帽或牧师帽的话，他却会博得好感，因为至少他是在努力使自己打扮得更得体一些。丝帽实际上由于天气原因，用处不大，这儿也不再多说了，但毫无疑问，它的外形肯定要使中国人大吃一惊，它让中国人联想到以帽子的种类繁多并且奇形怪状而著称于世的达赖喇嘛的随员们。

中国至今保留着某些已经在西方文明世界中消失很久的习俗。对这些习俗进行描述就会冒犯那些高雅的读者们的慈悲心肠。陌生人会对这样的展览掺杂多重的感情，但当他考虑到西方在还不是很遥远的过去仍然有这样类似的事例的时候，他就不会过于惊奇了。这并不是说要求他对这样的节目一律不赞成，但如果他不去看的话，肯定会在他的中国朋友们那儿获得很高的评价，后者还会很钦佩地问他怎么能压抑得住这一在他们看来是无法控制的癖好的，这可能会让他很满足。

迎接客人或者是在别人家里碰到来访者的时候，应当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直到客人们入座后才能重新坐回去。对不同的人要表示出不同程度的敬意，客人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该忙碌到什么程度。这条规则同样也要求当任何一位客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从座位上起来时，主人也要随之起身，直到客人们重新坐好；同样，主人即使只从座位起来一小会，客人也要用相同的礼节站起来。

递什么东西给一位地位与自己相当或高于自己的人时，要用双手递过去；除非是递给一个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否则用



单手是很不礼貌的。中国的古礼规定“男女授受不亲”，递东西的时候，男女双方的手可不能碰着。

外国人在碰到搞不明白的问题时，会以在本国形成的正派得体的理解来指导自己该怎么办，对于本地礼仪的知识不够了解时，就需要表现出良好的教养。

还要记住一些与衣物等相关的特定颜色的不同含义。金黄色是皇家的色彩；象征纯洁、年青和好运的红色是官阶的标志；白色是用于哀悼的，只有内衣通常才是白色的；蓝色也是致哀的颜色，用于服丧一段时间后还未换上正常服饰前的过渡时期；色度与上述蓝色不同的蓝色，是下级官员的轿子使用的颜色；青色是另一种代表纯洁的颜色，是高级官员们轿子的颜色；淡棕色是在悼念父母时用于请帖的颜色；淡紫色是最高官员们印玺的颜色；黑色似乎是与所有邪恶的事物相联系的，但奇怪得很，黑色也被当成是纯洁的象征，因为上面看不出污处。

扇子在天热时被普遍使用，不同的样式要和不同的衣服相配才行。所以在夏天，用竹框上铺上丝制成的圆形坚硬的扇子（团扇）时，一定要穿上较轻的麻布长袍，并且要有青色的薄纱下摆。外国人该用什么样的扇子应当向他的“老师”求教。根据严格的礼教，不管天气多热，下级在与上级会面时，是绝不允许扇扇子的。

就像帽子有戴上和摘下的特定时间一样，扇子也是如此。在通常的时间之前使用或在大家都不用之后还在使用的话，就像是在夏天里戴秋天的帽子一样荒谬。“秋后的扇子”是被扔掉的无用的废物的同义语。但在南方，有些种类的扇子可在一年中任何时期使用，其他的就只能在特定季节用。

在扇子上书写格言和其他抒发感情的东西，画一些花、风景之类是中国学者们喜爱的工作，他们还经常在朋友间相互